

兩小無猜

張羽良

兩個五年級的小男孩與小女孩是同班同學，兩人同座在一排共用一張長書桌，小女孩具有優異的美術天份，還剛拿到全縣國小寫生比賽的冠軍，兩小都屬文靜型，彼此的話倒也不多。

這樣的年紀映照的總是最純真的容顏，相處融洽時，若一方忘了帶書，也可以共讀一本書，若一方忘了帶筆，另一方也不吝拿筆相救；但若遇事爭執時，通常是由女生展現霸氣，小女孩會拿出彩筆在桌子中間劃出一條楚河漢界，然後嚴肅的警告小男孩不得越界，否則必遭皮肉之苦。

一天上課鈴聲響起，小女孩不小心將橡皮擦滾落在小男孩前方的走道上，小女孩突然大聲喝令：「幫我撿起來」，小男孩對無端的被喝斥感到有點莫名其妙，但心裡忽然想到「好男不跟女鬥」這句話，便忍耐下來並乖乖地彎下腰將橡皮擦拾起。不料，這一幕早被全班同學看在眼裡，大家從莫不作聲的靜觀其變到瞬間哄堂大笑，整間教室亂成一團。

小女孩鎮定的接過橡皮擦之際，卻若有所思地改變了態度，輕聲溫柔的說了聲謝謝，小男孩則打開書本，看著書掩飾內心的窘態。從此，小女孩再也不曾在桌上劃下過楚河漢界。

人間無不散的宴席，五年級下學期小男孩要轉學了，得知小男孩要轉學的小女孩，問了幾次小男孩為何要轉學？小男孩總是告訴她因為新學校離家近，卻不懂小女孩為何一件事卻要問好幾次。

離開前一週，小女孩拿出一個金色的馬胸章送給小男孩，小男孩不解的問：「為何要送我東西？」望著一臉茫然的小男孩，小女孩低下頭小聲的說，別多問，你長大以後就明白了。

多年以後，長大的小男孩終於懂了！儘管往事早已隨風飄零，但領悟來遲還是美。就任一段兩小無猜的故事在筆間揮灑開，若當年的小女孩也還記得，或許也會畫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吧！

讓生命是一場豐收

人生在世，藉由不斷的學習，終於由幼稚邁向了圓熟，我們的胸懷將更為寬闊，多有包容。

我有個朋友抱著「終身學習」的態度，孜孜矻矻，勤勉不息。每回我打電話給她，她經常不在家，總聽說她去學攝影，要不，就是在動物園當義工，或是學古箏、畫畫、寫字……在踏出校門的十多年以後，經由不停地學習，終於使她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人。近來，她又愛上了「自助旅行」，四處雲遊，見多識廣，更使她兼具了感性和理性之美。即使是裹在素樸簡淨的衣裳裏，依然散發著自信的丰采，讓人們的眼光捨不得遠離。

大家都說，她愈來愈迷人了呢。實情也是如此。

可是，我們也知道，有太多的人因循怠惰，不肯認真經營自己。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，也不會有勞而不獲的事。當你付出了大量的心力，其成果也必然相當可觀。但，你不能在沒有耕耘之前，便開始計算著收成。如果想要豐收，便唯有先辛勤工作。

寂寞的靈魂是源於對生命的茫然，因著欠缺理想而不知所從。其實，最適切的做法便是學習。不論為學或做人，我們都不可能是完善的，有待修正的地方很多，所以，我們更應懷著謙卑的心，敬謹地學習，讓自己在各方面都日有進境。

學習帶給了我們成長，使我們由無知而有知，由愚昧而清明。我們逐漸成為有智慧的人，知所先後，亦知取捨，坦然而無懼。我們的心像一片廣漠的海洋，包容得愈多，也愈顯得富厚。

原來，生命能否成為一場豐收，只在於為與不為而已。

你呢？你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人生？也但願在暮色即將掩至，終點已然在望時，當你檢視生命的行囊，你能擁有豐美的收穫，那麼，這樣的一場人生之旅也才算沒有虛度。

率真的白毛阿婆

李潼

從我懂得觀察特徵去認人，白毛阿婆就已經有一頭銀亮的白髮。那時，我大概只有七、八歲，有一陣子還以為她是天生白，因為白髮的老太婆這麼多，為何獨有她被稱呼「白毛阿婆」？

後來，我又見識許多白髮的人，一頭銀絲比她更旺也更亮；但是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因為沒人比她更率真，率真得可愛又好笑。

白毛阿婆一家三代磨豆腐，在我們那個鄰里，就數她家最早熄燈、最早起床。她的一群兒孫各個勤奮，豆腐店越開越大，還作起五香豆乾的相關企業，她實在沒必要跟著起大早，肩挑兩箱豆腐出門叫賣。白毛阿婆偏是閒不住，「怕骨頭硬了，坐出一身病痛」、「在店裡管東管西，惹人嫌」。

小時候，我喜歡賴床，「不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」，總是逼到遲到前趕著喝稀飯；稀飯滾燙，而學校的噹噹鐘響如魔音傳腦，急，全家人跟著我著急。幾乎都在這時候，白毛阿婆挑著空箱子兜回來了。

有一回我滿頭汗的跺腳喝稀飯，看她走近，吹氣問她：「阿婆，妳吃飽沒？」她笑眯眯接了我的飯碗，三兩口喝光：「正好，阿婆舌頭老，不怕燙，幫你吃。」還舀起前院那口蓄水缸的泉水把碗筷洗淨，催我快走。

鄉人打招呼，喜歡問：「吃飽沒？」白毛阿婆是個率真的人，吃飽便罷，尚未吃，她大步一跨，取來碗筷，呼嚕嚕吃起來。直到我們遷離那個鄰里，她真就和我們共進早餐好幾回。事情傳開來，我們才知道有這種遭遇的人家還不只二、三十家，每家人談著，都睜眼憋住笑。據說，在我們那地方，打招呼的问候語改成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是白毛阿婆的「功勞」。

白毛阿婆的作為，是對是錯，很難定論，因為她率真的舉動有違常情卻又無傷大雅；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她給我的印象深刻，尤其看見虛假做作的人時，我居然有些懷念她。

大自然的聲音

這個世界充滿了聲音，只要我們靜下心來，用心的聽，我們會聽到許多美好的聲音，就像好聽的音樂一樣，會帶給我們平靜愉快的心情。

風，是大自然的音樂家，他會在森林裡演奏他的手風琴。當他翻動樹葉，**樹葉便像歌手一樣**，鼓勵他們的舌頭，唱出各種不同的歌曲。不同的樹葉，有不一樣的聲音；不一樣的季節，有不一樣的音樂。當微風吹起，那聲音輕輕柔柔的，好像呢喃細語，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溫柔；當狂風吹起，整座森林都激動起來，一起合奏一首雄壯的歌，那聲音充滿力量，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。

水，也是大自然的音樂家。下雨的時候，喜歡玩打擊樂器。當小雨滴敲敲打打起來，一場熱鬧的音樂會便開始了。滴滴答答……叮叮咚咚……，所有的樹林，樹林裡的每一片樹葉；所有的房子，房子的屋頂和窗戶，都發出不同的聲音。當小雨滴匯聚起來，他們便一起唱著歌：小溪淙淙的流向河流，河流潺潺的流向大海，大海嘩啦啦的洶湧澎湃。從一首輕快的山中小曲，唱到波瀾壯闊的海洋大合唱。

許多小動物、小昆蟲都是大自然的歌手。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園裡，聽聽樹上吱吱喳喳的鳥叫；坐在一棵樹下，聽聽唧哩唧哩的蟲鳴；在水塘邊散步，聽聽呱呱的蛙唱。你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麼嗎？他們的歌聲好像告訴我們：「我在唱歌，我很快樂！」

這個世界充滿了聲音，只要我們細心的聽，靜靜的聽，就可以聽到美妙的音樂。所以，當我們迎著朝陽上學，在公園裡散步，去海邊看風景，一陣陣的風，一波波的水，還有草叢裡的小昆蟲，樹林裡的小鳥，都會為我們演奏最好聽的音樂，可別忘了好好的欣賞呵！

書信

蔡涵

書信，帶著思念和關懷而來，為原本平淡的生活增添情味。

不論它來自何處，都讓人歡喜。也許是直抒胸臆，談的也不過是生活瑣事；然而，點點滴滴全是平凡中的真滋味。我常覺得，書信之所以能扣人心弦，固然是基於雙方深厚的情誼，也由於字裡行間的真摯。不造作，不虛偽，真誠自有它的光采，因而十分迷人。

書信是溫柔的藝術。寫信的人有了可以談心的對象，雖然不在眼前，而在千里之外，然而，心中的積鬱得以一吐為快，亦是人生的樂事。透過筆端，雖不必字斟句酌，但到底是一種轉換，縱有尖銳對立，也逐漸趨於緩和，多加了一分寬容厚道。

書信的特質在於可以一讀再讀。每回想念朋友時，便把他寄來的信翻找出來重讀，有如晤故人的快樂。今日的電話雖然便捷，即刻就能知曉對方的反應；然而，話出如風，隨而飄散四方，再無蹤跡可尋，想保存也大有困難。所以，我常珍藏書簡，沒事時隨手翻閱，竟也可以看出自己成長的軌跡，那一個階段和誰的私交最篤，當然也有終身不渝的友誼，其實，已近乎手足之情了。

讀信的喜悅，有時像茶般的清芬，有時也像糖果的甜蜜，更多的時候則是回味時的雋永，讓人一再咀嚼，難以忘懷。

「有朋自遠方來」固屬人間樂事，能得知遠方朋友的訊息，又何嘗不是令人開心的事呢？

每一封來信都像是一朵小花，綻放在人生的花園裡，美麗了我們的世界，也豐盈了我們的心靈。

因此，我也常喜歡坐在書桌前，給朋友們寫信，細細述說我生活中的悲喜，以及我對他們深深的繫念，但願大家都能平安喜樂，以共此有情天地。

付出就是收穫

杏林子

創辦「伊甸殘障福利基金會」之初，我曾猶豫、掙扎了許久。我深知這份工作艱辛不易，需要面對的又是一個複雜多變的社會，這和以往單純寧靜、與世無爭的寫作生活真有天壤之別。

我能適應新的環境嗎？我能勝任新的工作所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嗎？我捨得放棄已有的寫作成果嗎？

最重要的，這樣做值得嗎？這是一份既無名也無利的工作，服務的對象都是殘障孩子，要教育他們、訓練他們、輔導他們，工作繁瑣沉重，一時之間也不容易看出績效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沒有很大的愛心和耐心，很難不讓自己的理想破滅、熱情冷卻。

而我已四十歲了，四十歲才來創業會不會「時不我予」？以我的體能狀態來說，我看到我努力的成果嗎？如果不能，我辛辛苦苦的又為了什麼？我今日的努力和犧牲豈不都是白費力氣？

去年夏天，文化大學創校二十周年，我才知道張其昀校長創辦該校時，已經六十多歲。他原可以留在家裡含飴弄孫、安享天年，可是他卻辦起學校來。從校址勘查到一木一石規劃興建，無不親自參與，期間的繁瑣複雜又豈是一個小小的「伊甸」所可比擬的。以他的高齡，他不怕自己會隨時倒下去嗎？他不怕看不到自己辛辛苦苦創辦的學校成長茁壯嗎？

他當然知道，但他還是做了。

我忽然領悟。老校長並不是在為自己創事業，他是在為千萬學子謀幸福，捨己為公，也就無所謂個人的成敗榮辱、利害得失了。

就這樣，我也勇敢的跨出腳步。我知道，重要的是在付出，因為，唯有從付出當中，你才能有所獲得，有所體認。

能夠愛，是一種福氣，懂得愛，是一種智慧。單單為我們有這份力量付出，就讓我們歡歡喜喜的做吧！